

几点体会

——记我最差的老师和最好的老师

谢弗 (David R. Shaffer)

“你的文章毫无想像力。”

“尽管你写的都是完整的句子，但你却不能把它们有机地组合成一篇连贯的文章。”

“我看够了，你的文章根本不成章法；你没有一点写作才能。我建议你最好想想干点别的。”

以上三句话是从 Y 老师给我的作文评语中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的。我上高中时，Y 老师教我高级英语写作。我上大专的第一年，又是他教我英语写作。我根本没有奢望成为‘海明威第二’，但我绝不赞成 Y 老师的作法，即全面否定我的任何一种尝试，而且他评语中流露出的轻视和傲慢尤其让我厌恶。你看，评语中哪有建议？即便是一丁点鼓励的话也会让我加倍努力，以写出符合他要求的文章。

为期一年的写作课上了一半时，我向一位阿姨诉说了我面临的困难。她是一位小说家，我曾经做过她家的园丁。她让我在交作文之前把文章拿给她看。让我做了三次修改后，她才同意我把作文交上去。我以为 Y 老师会表扬我，但我却只得了一个 C+（这

是我在这门课上得的最高分），我又一次受到了打击。我绝望了，于是决定与 Y 老师谈谈，想就如何提高我的写作水平听听他的意见。在读大学，念研究生的 8 年半中，我跟许多老师讨论过问题，但那次与 Y 老师的交谈是所有谈话中最短的一次。Y 老师让我不要把他的评语当真，说“99% 的美国人跟你一样，他们通过写作来交流思想的能力几乎为零。”他还多次暗示说，给一个没有潜力的人提建设性的意见纯属浪费，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只要你能出书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我就请你吃饭，饭店由你定。”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 Y 老师的办公室，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他根本不喜欢我”回荡在我耳边，但最大的一个声音却是“也许我真的没有写作天赋，那还努力干吗？后来我对这门课真是不用心了。最后我马马虎虎得了个 C（看来他不是不喜欢我，我原以为他会给我一个 D）。从此，在大学的后来几年中我一直没有上过英语课。这种结果在动机心理学中得到了印证：如果学生真的认为他们缺乏某种能力，他们通常会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获得这种能力。因此，他们往往就会停止努力，最后完全放弃——这种现象被称为‘学习绝症’。如果我想当一位胸怀大志的作家或是专攻英语文学，Y 老师给我的评价将会是灭顶之灾。幸运的是，我那时只是想成为一名牙医，并且认为 Y 老师的话不会对我未来的事业产生影响。

我想错了。回想那些让我后来成为心理学教授的事，我发现竟然是 Y 老师的课奠定了我教学风格的基础。在了解动机心理学和“学习绝症”带来的危害后，我意识到教师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知识来努力提高每个学生的成绩——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教学’。今天，我遇到了好多考试成绩差的大学生。他们

成绩差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读书或听课时不会抓重点。我经常鼓励这样的学生与我谈心，并帮他们分析学习中的困难。我还强调指出，如果他们真是无能，或在遇到困难时不会改变学习方法，那他们根本就考不上大学。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都会找教师谈心。但在那些找我谈心的学生中，有 75% 的学生的考试成绩得到显著提高。的确，教学给我带来了最大满足——那些学习刻苦，努力克服困难并取得明显进步的学生露出的微笑。从这一件事中，我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老师”的任务。偶尔也有这样的学生，他们需要老师严厉批评才能获得进步。但绝大多数学生，不管他们水平如何，都更喜欢听能激励并帮助他们学习的意见。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位老师。是他让我意识到高效教学法的重要性，是他改变了我的事业。他就是教我们“演讲”的麦克内利斯博士(Dr. McNelis)。这门课是教育学院为那些口试不合格的学生开的补习课。当时如果想在咱们州获得教师资格证，你必须要通过口试。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教师，我毕业还需要再学一门课程。我被允许与低年级学生一起上他们的必修课作为替代。由于我们班只有 6 名同学，我们就得在一学期内做 8~10 次演讲，而不是像新生一样只做 3~4 次演讲。这让我感到恐惧。因为在我的朋友圈中，就数我最容易怯场——这个缺点让我在上课时既不敢提问也不敢发言，即使我知道我的发言将会很精彩。

第一个月的演讲课简直就是地狱般的生活！因为不得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的前三次演讲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还有一次因为担心下午讲不好，我甚至连中饭都吃不下。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麦克内利斯博士非常配合，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而且我还发现同学们跟我一样焦躁不安，一样的糟糕，这让我悬

着的心放了下来。麦克内利斯博士的强项是让我们的演讲更连贯（他用的这种方法也能让 Y 老师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写作老师）。那个学期的第五周，当我们开始从学习信息结构转而学习表达信息时，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我们那一周的作业是准备一个 20~25 分钟的演讲，内容自定，但必须是我们自己熟悉而同学感到陌生的东西，因为这样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我的演讲题目是《如何制作冲浪板》。首先，我准备了制作冲浪板模型的所有原材料，包括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树脂、玻璃丝、木头等等。我还准备了 32 张卡片，上面详细列出了制作冲浪板的所有步骤。同学们，我准备好了！我要做的不过是一边摆弄这些道具，一边念这些卡片就行了。

这就是我做演讲前的打算。当然，准备化学原料的同时要念卡片，搭模型真是挺难的。当我开始结巴时，麦克内利斯博士站起来打手势说“暂停”。他走到讲台，没收了我的卡片，笑着说：“专家老师，请教我们如何制作冲浪板。”我目瞪口呆地看了他几秒钟后，看着我的道具，我继续做那个冲浪板。我一边做一边发现自己的手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也越来越自信了。我不是在照本宣科而是在教学生。我镇静了下来。我的同学对我的演说很感兴趣。在我结束演讲时，麦克内利斯博士问了我一个技术问题——批量生产的冲浪板的制作方法跟我介绍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我心虚地回答说“我不清楚”。他朝我笑了笑，开始讲评我的演讲。

麦克内利斯博士首先说我的演讲在他拿走我的卡片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然后他告诉同学们说：“你们将成为老师——也就是成为你那门学科的专家。如果你想让学生沐浴在知识的光辉里，你最好让自己成为一名专家。如果你只知道照着教科书或教案宣读，你教给学生的不过是朗读技巧，而且会让你的学生觉得无聊

之极。但如果通过演示，通过目光交流和观察学生的表情，你给他们传达出了你的激情、专业知识和敏锐。这就会让你的学生坐端正，专心听讲。麦克内利斯博士指出，当我被迫丢掉卡片时，我的演讲起了最明显的变化——我开始相信我自己时，我就有了激情。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这么多年来铭记在心的话“如果上课没有激情，老师很难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

麦克内利斯博士最后指出的一点也是我无法忘记的。他说我最后的回答‘不知道’，只有在我真不知道答案时才是合适的。他说，即使一名中学生也能看出老师是不是在“糊弄”学生。麦克内利斯博士认为‘糊弄’只会降低老师的可信度。然后他还说，如果后面再加一句“但我会去找找答案”，我的回答就更好了。

自从那天起，我不再觉得演讲课难上了。事实上，我开始喜欢上演讲了，而且开始认真考虑我的未来了——我想既能在心理学领域里发展，同是又当一名大学教授。我明白了出色演讲的关键在于充分准备，并且在演讲的时候饱含激情，这一点是麦克内利斯博士所强调的。在我随后作研究生助教的几年里，通过向学生提问（用半修辞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学会了如何活跃我的课堂气氛。这些方法是无价之宝，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你并不能确保每次走上讲台的时候都饱含激情，那时这些方法就能给予及时弥补。麦克内利斯博士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要（也不应该）在做演讲时依赖大量的笔记。不错，我还是会把教案带到课堂上，甚至在黑板上写出当天的演讲提纲。但我从不照着提纲念，我讲给学生听，鼓励他们思考我的观点，甚至反驳我的观点。学生的疑问和挑战成了我与他们交流的标志。如果有些问题我也不太了解，我从不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我的经历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麦克内利斯博士的正确性：学生总是尊重那些认真回答

学生问题的老师，即使他们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他们课后总是乐意去寻找答案。在我这门学科里，学生问的许多问题结果都是值得研究的。我和我的学生通过独立研究都对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和我得到了锻炼，因为我们的知识得到了丰富。

以上体会分别是从最打击学生的老师和最后发学生的教师那儿获得的。优秀的老师知道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独特的能力，教学也就意味着找到培养这些能力的方法。Y老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学生缺乏某种能力就会让学生丧失学习动机，从而帮助学生‘实现’那个‘一事无成’的预言。我那优秀的演讲教师——麦克内利斯博士不仅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演讲者，而且也让我意识到要想成为有感染力的演讲者，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激情，要接受新思想。当然，这些年来我也从其他老师和同事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恐怕Y老师和麦克内利斯博士给我的经验是最有用的。

后 记

多年后，我与本文提到的两位老师都有过联系。1979年，Y老师碰巧在校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他以前的某学生出了一本书。他给我寄来一封贺信，并附上一份请柬说我要是去他居住的地方，他就会请我吃饭，因为他以前许诺过。收到他的信不久，Y老师就去世了。（但愿他不是为我取得的成就感到过分震惊而去世的吧。）

1981年，我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演讲结束后，我和以前的几位教授边喝啤酒边聊天，麦克内利斯博士走了过来

并祝贺我说：“你的演讲比你那次如何制作冲浪板的演讲要精彩得多。”他还记得我 14 年前的演讲，我觉得很吃惊。而且他这句话一语双关，指明那次经历和他的指点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他笑了笑说“说起来你该请我喝杯啤酒。”他搬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谢弗博士是佐治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该校本科生心理计划主席。在过去的 28 年里，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过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谢弗博士是社会化和个性发展研究的权威。他编写的课本《社会和个性发展》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目前已出版了四版，并被翻译成了中文和西班牙文，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谢弗博士的另一本著作是《发展心理学 儿童期和成人期》，已出版了六版。另一本是与西格尔曼 (Carol K. Sigelman) 合著的《终人生人类发展》，现已是出第二版。1990 年他获得梅格斯奖。

谢弗博士不论是上大课还是做演讲都游刃有余。不管上哪门课，谢弗博士都能与学生产生互动，因为他不断提出问题，把学生的回答作为全班讨论的素材。谢弗博士也喜欢一对一的与学生一起从事研究。研究的课题让他和学生都意兴盎然，如传统对社会判断的影响，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保持，家庭关爱的和“大欺小”问题，社会心理学与法律。他的 100 多篇科学论文当中有 65% 是和他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合写的。他的学术著作的某些章节也是与他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合著的。由于硕果累累的科研，谢弗博士获得了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以及大学的奖励。

谢弗博士喜欢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包括在乡村悠闲地散步，或乘爱斯基摩独木舟漂流。出于对户外冒险活动的喜爱，谢弗博士已从南美的秘鲁来到北美的阿拉斯加。他打算退休后继续他的冒险。

在 35 年的教学生涯中 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乐趣

甘希欧 (Thomas W. Ganschow)

在我即将结束正式教学生涯之际，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回忆做一名专职教师给我带来的乐趣。我希望我的学生也从中感受到了乐趣。实际上，同事们最近老问我：你那么喜欢教书，为什么刚过 60 岁就想退休了呢？我回答说：“这就是退休的原因！趁现在对教书还有兴趣，我就退了吧！”我很幸运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真的很喜欢与学生在一起，也喜欢和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而且我一生中还获得了十几次教学优秀奖。我想在这一切还没有成为历史前退休。这样，一些饱含激情的新老师就会接替我的工作，也会像我一样拥有充满欢乐的教学事业。

你也许会问，你当了 35 年老师，为什么还能这么开心？为什么你觉得教学那么有趣？怎样才能让学生也觉得学习是一种快乐？面对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回答说教书并不总是令人开心的，教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常与失望相伴。但我也能举出许多好同事，他们大都鼓励我要满怀激情地投入教学中去；我也记得为了提高教学的科研价值而进行新材料研究时的兴奋和激动，虽然教学和科研并重在大多数的大专院校还没有实现；我还记得教学带

来的成就感，因为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获得成功，而我们是他们成功的铺路石；我还记得当一名老师的挑战——多年来，在与国内外的老师交流沟通时，我意识到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出类拔萃的老师；我还记得在我教了一个学期或一个季度的写作阅读以后，学生找到我说“谢谢”时的自豪，虽然我知道这不过是我分内之事、……所有这一切都积淀起来，成为“教学的乐趣”。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多年来，在让学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挑战、快乐和激动；我认为这些年来我向学生传授的知识极具重要性；我认为我做的一切与我们以后要做的事同样有趣；我认为他们有朝一日肯定会通过旅行、工作、商务、宗教或教育与中国人打交道。因此，就更有必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念，我现在根本无法写出“教学的乐趣”。

学生和同事都经常问我：“你怎么会做有关中国的研究？”我回答说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上，在相当封闭的农村长大。这个村子里惟一称得上与外国有关的人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集市上玩蛇的印度人。此外，是我小学、中学的优秀老师以及大学的一位特别优秀的老师让我开始关注中国和东亚。小学、中学的老师教我懂得辛勤工作、搞研究的方法以及自信的重要性。即使我一时回答不出问题，他们在教学中也非常耐心。而我的那位大学老师则让我意识到思考的重要性，并让我爱上了中国历史。

吉尔基博士（Dr. George Gilkey）是一名威斯康星—拉克拉克什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crosse）的优秀的欧洲历史老师。他对亚洲了解并不多，但却很擅长大班教学。他后来跟我说：一两个学期前他参加了一次全系老师会议。当系主任问是否有人

愿意教授亚洲历史课时，吉尔基博士举起了手。于是系主任就通知他将在秋季学期教东亚（那时称之为远东）历史。虽然吉尔基博士是意大利史专家，主要教欧洲历史，但系主任毫不在意。我想，系主任之所以选定吉尔基博士主讲远东历史，是因为他是一位优秀老师。在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做了许多笔记后，吉尔基博士开始讲远东历史。他的课妙趣横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中国名字、日本名字在意大利语中怎么念。

由于我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启发，我意识到我想当历史老师，但却是吉尔基博士的真诚帮助让我们这些学生意识到学习东亚历史既是有趣的又是重要的，因此我选择教授东亚历史。在上完吉尔基博士的课后，我获得了福特基金的资助去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汉语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三年后又搭乘一艘中国货船到台湾旅行了 25 天；在台湾的某艺术学院教书；获得富布赖特（Fulbright）研究基金后又在香港和日本呆了一年，然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然后我去了印第安纳大学，在这里我与一位在台湾认识的中国姑娘喜结良缘。然后我来到佐治亚大学任教，在这里我将结束长达 32 年的教授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生涯。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呀！也是多么有趣啊！

是教室丰富了我的一生。我刚当老师时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紧紧靠着讲台，念我的教案，我害怕学生提问，怕我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这样就会让我下不了台。不久，我就意识这种教学方法对我来说既不自然也不舒服，而且也令那些在教学评估表上诚恳地给我提出意见的学生不满。然后我想到了历史素材。我怎能只站在讲台上讲呢？我为什么不让学生参与讨论孔子这位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我为什么不让学生一起讨论《诗经》的意境美与坦率美？即使是几千年过去了，《诗经》里的诗

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为什么不让学生研究“中国的哥伦布”——郑和？早在15世纪初,他就率领25 000人来到非洲东海岸,他的船只数量是哥伦布船只的4倍。为什么不让学生关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呢？当时中国人正力图挽救没落的帝国,同时力图革新以跟上新时代；为什么不让学生谈改良、革命、军阀、世界大战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和20世纪共产党的崛起？在讨论完后问学生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如果允许中国人民有创造、发明、革新的自由；能够突破“长城”的限制,他们将来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对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很艰苦的。我敢说,这些年来,学生的回答是“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努力工作的结晶。

我现在还能见到我25年前或更久前教过的学生。他们常对我说：“您让我们担心死了,但是甘希欧博士,我在教学中,在布道时,在我办案时常提起您。我还记得您在黑板前跑的时候踢倒废纸篓的情景；我还记得您在讲孔子的‘仁爱’观点时,把您的粉笔头突然抛到教室后面；我还记得在离开教室时我有多么兴奋,从不埋怨您留下那么多的作业。我今天还在读有关中国的书,我记得您说过,只要你愿意去研究她的历史文化,中国并不神秘。我还记得当我们费力地读出一个汉字时,理解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时,您不是嘲笑我们,而是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如果要我对刚走上教学岗位的年轻朋友说点什么建议,那就是：不断学习你的专业知识,并及时把新知识补充到你的教案中；让学生一起讨论,让他们明白何时应更上一层楼(他们可以接受)当他们干得不错时与他们一块庆祝(他们需要肯定)。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法,这会让学习更有效。希望你们从单纯的讲授转向讨论和小组活动；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许多资源,如必看的电

影、记录片,社区里的名人、博物馆以及互联网上的丰富资源。对教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教学虽然能带来成就感,但它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让人疲倦。

最后,请记住:要宽容对待每一个可能达不到你的标准或希望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是肯定有的。如果你能让你的学生意识到教学的重要性,他们将会对学习产生无限兴趣,也会从中体会到快乐。作为老师,你每一天都有可能实现不了的目标,但在很多个日子里,你也是成功的,而且你的学生迟早会懂得学习的快乐。这种快乐至少一部分是源自你对教学的喜爱。感谢你们,我的学生,带给我这样的快乐。



甘希欧最近从佐治亚大学的富兰克林文理学院的历史系退休。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士学位后,甘希欧博士在台湾呆了三年。在台湾期间,他在台湾某艺术学院教学,并完成了他的论文《孙中山博士和美国》。甘希欧博士在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下在日本和中国内地、中国香港调查研究。他对现代中国颇有研究。甘希欧博士经常阅读有关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文章以了解信息。

甘希欧博士在佐治亚大学教了 32 年的中国历史和东亚历史,并担任了 10 年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但最让甘希欧博士自豪的是他 12 次获得了教学优秀奖,包括梅格斯奖,优秀教学奖和 7 项荣誉教学奖。在佐治亚大学的过去 16 年里,甘希欧博士非常喜欢给历史系研究生讲“在大学里如何教历史课”,他还去听历史系研究生们上的课,以帮助他们提高教学能力。1998 年春,甘希欧博士被邀请参加毕业典礼并致词。在致词时,甘希欧博士特别感谢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们。

在甘希欧博士 32 年的教学生涯中，尽管教学占去了他的大周末和夜晚，他的妻子及孩子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甘希欧博士对此向他们表示万分感谢。

家长眼里的老师

巴桑提 (Jeanne A.Barsanti)

我当了 22 年学生，在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当了 10 年老师。我没有接受过教学法的任何正式培训。我综合利用了我以前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我朋友的教学方法。但是，我儿子与他的老师之间的互动让我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老师这个职业。作为孩子的父母，我是这个互动的局外人，但我对这个互动的参与者之一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如果孩子的父母也是老师，他们往往会去指责孩子老师的教学方法。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决定运用我作为临床科学家所学到的知识。我对他们的互动非常关心，同时我又尽量不影响他们的互动，这样我就能客观地观察外在刺激（即老师的活动）和反应（我儿子的态度和学习效果）。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对我自己的教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儿子老师的态度对他的课堂表现影响极大。老师对学习的热情可以很容易地感染学生。即使那些在家长会上显得害羞或沉默寡言的老师走上讲台，他们也会立刻变得神采飞扬。很多不同的好办法都能传达出这种热情 声音、面部表情、道具以及动作。如果老师有热情，这种热情就会通过声音和面部表情自然流露出来。这是任何一个不热心的老师模仿不来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具制作和动作设计就需要下点功夫，这也能反映出老师的学问。

我儿子的最优秀的老师之一就有一把叫“大红”的戒尺。这把戒尺会不时落下以强调重点，或敲一下那些上课走神的同学的课桌。“大红”体现了该老师的特点（一种态度）。该老师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也增加了她的感染力。

儿子的老师强调只要努力，每个学生都能学好那门课，这一点也对我儿子的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优秀的老师会与成绩较差的学生一道分析、解决问题，在指出他们缺点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优点。比如我儿子早就知道他的数学和科技知识很好，但英语就没那么好。不久他就遇上了 7 年级的一位英语老师。这位英语老师从不相信会有人学不好英语。在该老师的帮助下，我儿子尽力按老师的吩咐做，几个月后，他就相信自己也能学好英语了。自那以后，英语也成为他的强项之一。作为孩子的父母，我注意到要把英语学得跟数学一样好，我儿子在英语上花的功夫就要多得多，但我儿子好像没注意到这点或根本就不在乎，当然我也没向他挑明。

就像老师能激励学生学好他看来很难的科目一样，老师也能让一个在某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我儿子的一位老师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后，就在我儿子 5 岁时用算盘教他乘法。这位老师发现了他的天赋，用一个适合他年龄的工具开发出他的潜力。

孩子的好学能力也吸引着优秀老师。我儿子最优秀的老师对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他们帮我儿子攻克每一道难关后，总会又提高标准。同样，父母也希望孩子的潜力得到开发，但父母就有护着孩子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会妨碍老师的教学。有一点做父母的应该注意：不要去指责老师，埋怨他们把要求订得太高。有时，孩子没有达到要求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去试一试，遇到难题

就绕道走。

有一年我儿子碰到了一位要求特别严格的数学老师。因为知道我儿子以前在学数学方面游刃有余，所以现在儿子冥思苦想的样子让我很难受。我因此下结论说这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但我却没有干涉老师的工作。一年后，我儿子得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前一学年中最好和最坏的经历》。我儿子写的就是那位数学老师。在我儿子眼里，他跟那位数学老师学习的那段经历既是最坏的经历，也是最好的经历。说那是最坏的经历是因为他的课特别难，我儿子一点也不喜欢做布置的作业。说它是最好的经历是因为我儿子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把数学学得更好，即达到他现在所上的数学课的要求，他就必须努力。他开始感激那位数学老师，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去年的艰苦努力为他今年取得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尽管前面还有更难的课程。当我读到儿子的这篇文章时，我庆幸当时我没有对那位老师的做法表示反对。

儿子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将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凡是关心我儿子，认真了解我儿子的老师都让我儿子做出了最大努力，尽管这种关心方式随老师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我儿子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但每种方式都是有效的，这些方法可以是在孩子生日时给他一个吻（尽管表面上他会抗议，但暗地里他却很高兴）也可以是学生与老师一对一的严肃交谈；还可以是与我儿子每周一起吃一顿早饭。如果老师关心我儿子，我儿子也就很看重自己作为一名学生的身份，并且会努力学习。

我儿子的老师最难得的一面是在学校目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一切变化，这是极大的挑战。最好的老师会努力确定学校的环境是否给我儿子增加了困难。尽管优秀教师并不能一开始就抓住问

题的要害，但他们乐意根据学生和家长的要求进行调整。曾经有几次我儿子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但我们相信儿子没有错，其实是别的孩子犯了错。但老师不相信我儿子。结果，我们要求老师作更深入仔细地调查。她同意了，几天之内她就打电话来说我们是正确的。在校长的帮助下，她用咨询的方式解决了有关学生的问題。有趣的是，我儿子知道欺侮他人的同学自己也遇到了严重问题(比如,其中一个学生正遭受父母离异的痛苦)。这次经历让我儿子懂得了一个道理：有些人欺侮你并不是因为你的错，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麻烦。结果，那年由最倒霉的一年变成了我儿子最喜欢的年份之一，这都是因为老师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做了调查，而且知道该怎么处理问题。

我儿子最好的老师同样也准许他的学生对所学科目，所在教室及学校有一种主人翁责任感。这些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都能对课堂教学起重要作用，而且老师希望学生尽最大努力把这些作业完成到最好，而且要让学生意识到这些付出的重要性。我儿子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有责任，有必要把工作做得最好。

最优秀的老师不仅是积极的讲演者，而且也是热心的倾听者。我发现儿子的一些最优秀的老师都很有主见（或至少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要求学生记住这些观点，而是利用这些观点来激发学生的讨论。随着我儿子上中学，这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变得更广泛了，但他的一位好老师在他小学二年级时就运用了这种方法！在与儿子一起分析那些刁钻古怪的试卷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我儿子最好的老师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像“为什么试卷上不出这样的问题”之类的问题，或者提出试题有多种理解，老师不会觉得这种提问是缺乏知识的表现。